

论库切《耻》中身份认同的转变^①

郭娟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在后殖民主义的背景下,库切的创作与他的身份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耻》这部作品也不例外地关注殖民者身份的问题,同时也书写了南非白人的尴尬境地。通过这部作品中两位主要人物身份的转变的分析,探讨了南非白人主体身份衰落的原因,以及他们对自身身份的迷惘、困惑以及如何适应这种转变以求得生存。

关键词:《耻》;身份;转变

中图分类号:I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14)10-0162-03

J. M. 库切是一位出生在南非的白人作家,一直以来创作丰富,从1974年以来,先后发表了《幽暗之地》(Dusklands),《等待野蛮人》(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Life and Times of Michael K,第一次获得布克奖),《福》(Foe),《彼得堡的大师》(The Master of Petersburg),《耻》(Disgrace),《青春》(Youth)等多部作品,也曾获过多个奖项,是南非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耻》的出版,使他成为第一个两次获得英国布克奖的作家。库切的作品内容丰富,手法迥异,笔调冷峻,寓意深刻。但是背景相似,都是描写二战后南非殖民地人们的生活和冲突,以及殖民主义对当地人们所造成的影响,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是“南非种族隔离矛盾现实最好的阐释者之一”^[1]。小说《耻》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它讲述了52岁的白人教授戴维·卢里与其女儿露茜在种族隔离下的南非所遭受的无奈与压迫,昔日的白人主导地位在此已经消失殆尽。卢里是南非开普敦技术大学现代语言教授,离婚之后,为了满足自己的性需求,定期与妓女索拉娅约会。后来他又引诱了自己的学生梅拉妮,事情败露之后,来到乡下女儿的农场寻求庇护。由于和女儿思想不一致,他和露茜的关系隔阂重重。女儿的合伙人黑人佩特鲁斯对他态度冷淡,在他成为动物诊所的护狗员后,给黑人做帮手使他白人城里人的优越感荡然无存。除此之外,在女儿被三个黑人抢劫强奸,自己却束手无策。在经过这一系列的耻辱和挣扎之后,他意识到现实的残酷,观念也发生了转变,要想在这生

存,必须付出代价。就内容和社会意义而言,它是“以爱欲和道德、黑人和白人的冲突为主线,暴露了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所造成的种种“耻辱”和恶果,揭示了殖民主义给后殖民主义时代的南非乃至整个世界和人类留下的无穷后患”^[2]。国外对于这部作品的探讨相对来说比较全面、系统,为国内的研究提供了研究的平台和丰富的资源。在库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国内对其研究很少,张冲在《越界的代价——解读库切的布克奖小说〈耻〉》中,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阐释了人物之间的社会、政治和道德等界限,以及他们为自己的越界行为所付出的代价^[3]。在此之后,国内外对于《耻》的关注越来越多,基本上都是对作品的后殖民主义主题意义的探讨,如件从巨、范蕊的《三重主题及其完成:关于库切之〈耻〉》,对其中的“三重主题”^[4]进行概述并加以证明。另外对主人公形象、地位、身份问题的分析也不少,主要表达了作者对于后殖民语境下南非人们的生存状态。卫岭主要是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入手,“揭露种族隔离政策给人们带来的创伤与痛苦”^[5]。本文就作品当中两位主要人物身份的转变过程进行了阐释,进而揭示了当时社会的现实,存在的问题以及提出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望。

1 社会身份的转变

一位大学教授,在别人眼里应该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师,有着为人师表的品行,为人传道授业解惑。然而在

收稿日期:2014-04-24

作者简介:郭娟(1988-),女,湖南邵阳人,硕士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① 库切:《耻》,张冲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以下引文皆自张冲等译本,只在正文中注明页码,不另注。

库切笔下,52岁的卢里作为开普敦职业技术学校的大学教授,“从职业上说他是,或者说一直是一名学者,学术上的事情仍然时不时地在他的生活中占着重要地位”。虽然他的课上得很乏味,学生也目光茫然,但他仍然兢兢业业地工作,无论对教育部门、学校还是学生。他会定期给学生布置作业,收回作业,查看作业,对学生的作业也批改得很仔细,一句一句地修改,就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还会在学生的论文上,加上自己简明但经过推敲的评语。在旁人看来,这样的老师也应该受到他人的尊敬;然而在有这样职业精神的教授身上,却道貌岸然,有着各种不为人知的风流韵事。经历了两次不幸的婚姻之后,他的情绪郁郁寡欢,感情寂寞,于是靠每周和伴侣公司的妓女进行约会来解决性欲的需求。老师这种职业让他心中产生了一种固有的优越感,那就是希望他人在他面前服从;这种职业的特征致使他在选择与他发生关系的两个女性当中,除了漂亮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相同特点:顺从、被动。卢里不喜欢索拉娅的化妆,嫌它太生硬了,所以在与她第一次见面时,就要他擦掉朱红的嘴唇,深色的眼影。“她按他说的做了,后来就再也没有用过化妆品。真是个好听话的学生,顺人意,听人劝”。这种行为举止让他非常满意,也使他的高人一等的感觉得到了助长。但是在与梅拉妮的交往中,却遭到了反抗,她向学校揭露了他的罪行,让他遭到了学校调查委员会的调查,也使他陷入丑闻的沼泽当中,身败名裂。曾经教授的伪装让他为所欲为,如今他已不再有昔日的光鲜,留下的只是人们对他的蔑视与责骂。迫于无奈,他辞去了学校的职位,来到了乡下女儿的农场,习惯在城市生活的他一时也无法适应农场的生活,从一开始他就反对这种生活。没有了拜伦式的幻想,有的是到市场帮女儿卖花草盆栽,做农活,没事还会到贝芙·肖的诊所帮忙处理弃狗,成为护狗员的生活。尤其是经历露茜的残忍事件之后,他的身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昔日受人尊敬的大学教授变成现在无人问津的平民;城里人转换成乡下护狗员。这种社会身份的变化,无可否认,是卢里自作自受。

2 文化身份的转变

在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结束之后,生活在南非这片领土上的白人殖民者无法摆脱几百年来那种优越感,他们在思想和行为上都有着殖民者的烙印。卢里也不例外,他一直以为自己与别人不一样。他崇尚欧洲文化,对欧洲浪漫主义文化有着无限的热爱,特别是华兹华斯和拜伦,对其有着充分了解。卢里的欧洲中心主义已在他心里根深蒂固,在与梅拉妮的纠纷中就可以看出,他拒绝向他人公开忏悔或者道歉,尽管他承认他的罪行。他说:“当众认罪,自我批评,公开道歉。我可是个旧派的

人,我宁愿别人把我往大墙前这么一堆,一扣扳机,一了百了。”由此可见,卢里不愿意放下白人的优越感来向黑人一等的黑人道歉,这对于他来说,是无法做到的。

然而,在结束种族隔离的新南非,另外一种力量在崛起,那就是人们的民族意识越来越强烈。他们不再是往日的任人宰割的羔羊,而是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维护自身的利益,白人殖民者的地位日趋下降。但是卢里却没意识到这个问题,依然用殖民者的态度来处理事情,以至于他从一位大学教授沦落到护狗员,白人主体性的地位渐渐滑落。尤其是在骚扰自己的学生梅拉妮之后,她的男朋友不再选择沉默,而是勇敢选择揭露他的罪行,以至于他无法再在学校教书,被迫辞职,来到了乡下女儿的农场。

本以为远离了喧嚣的城市生活,能够在乡下寻找到一方宁静,然而,事与愿违。与女儿一直有隔阂的他首先得学会怎么与女儿相处,除此之外,还得与他一直鄙视的黑人佩特鲁斯和贝芙打交道。佩特鲁斯作为一位黑人,在与他见面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屑以及他生活中粗鲁的行为,并让他做佩特鲁斯的下手,昔日的殖民者成为了被殖民者,这不是对历史的一种讽刺吗?在女儿的建议下,他到动物诊所去帮贝芙照看动物,这种生活让他无聊。更让他措手不及的是,三个黑人,其中一个还是小孩,闯进露茜的农场,他被烧伤,露茜被强奸。他高声呼喊救援,换来的却是更加疯狂的报复。他是语言教授,“他会说意大利语,他会说西班牙语,到了非洲这个地方,就像是卡通片里的那个当传教士的萨利大妈,身披法衣,头戴草帽,双手合掌,两眼向天,而那些野蛮人则用怪诞的语言咕噜咕噜地说着什么,就等着把他扔到开水沸腾的大锅里”。所有这些曾在这里辉煌过的语言,此时却没有一点用。所有的痛苦与不满,此时显现的只有无能为力、无可奈何;所有这些都无法救助自己的女儿。

露茜作为一位教授的女儿,本应该有着锦衣玉食,但她却选择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乍一看觉得这只是个人选择,然而在种族隔离政策后的大背景下,作为遗留在南非的白人后裔,也许应该是社会现实所逼迫。他们白人主体地位的光环已经褪去,留下的只是被黑人群体报复的烙印。在这种情况下,她选择了佩特鲁斯作为她的合伙人,实际上也就成为了她的庇护。尤其是被强奸之后,她忍受了这种屈辱,忍气吞声,不顾父亲的劝说,硬是不愿报案。尤其是怀孕之后,不仅不愿打掉孩子,离开农场,而且要嫁给佩特鲁斯,成为他的第三个妻子,把农场转让给他经营。卢里气急败坏,离开农场一段时间。露茜明白现在所处的境地,要想继续呆在这里,这就是她所要付出的代价,所以选择了沉默;同样身为白人父亲的卢里却一直不知道自己文化身份地位的转变,以为报案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离开能够远离是非,殊不知这种现实已经

主宰了他们的命运。其实作为一个学者,卢里当然知道历史的必然性,但是在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心态的调整是需要时间来磨合的,新身份的接受也是有一定的艰难的。在经历了这一连串耻辱事件之后,心灰意冷的卢里回到了曾经熟悉的城市,在回家之前,他去拜访了梅拉妮的家人,卢里述说了他自己现在的状况,艾萨克斯轻轻说道,嘴唇间吐出的字像一声声叹息,“强者坠落此境地”。卢里对此也无怨言,他向梅拉妮的父母道歉“对不起,让你女儿经受了痛苦。你们全家都很了不起。给你和艾萨克斯太太带来那么大的痛苦,我为此深感歉意。我请求你们原谅”。经过了自己女儿的事件,他觉察到了自己的过错,这算是他对自己的一个新的认识。事后他回到了自己曾经的家。此时的这里已经破烂不堪,家里被洗劫一空。来到学校,往日工作的地方也有了新主人,和同事们也没有了联系,他成为了这个城市的边缘人物。白人文化身份的消逝以及他们父女作为种族隔离政策后的牺牲品,是对殖民主义的一种讽刺和斥责,也表现出了作者对于现实的不满。

3 结 语

种族隔离废除后的南非,旧制度被打破,整个社会正经历着重大的变革;生活在南非的白人也发生着巨大的

改变,但是新的体系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完善,还存在很大的问题。历史遗留的问题使得黑人对于白人的怨恨并未很快消除,心灵创伤并未治愈。但是在这种二元对立的局面,为了寻找一种和谐解决的办法,能够和睦地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他们是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卢里和露茜身份的变化,以及他们对于现实的妥协与退让,让我们看到了生活在南非的白人在用自己的方式探索着他们的出路。放下仇恨和芥蒂,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也完美地诠释了作者的期望。

参考文献:

- [1] 于凤川. 库切:天生的诺贝尔桂冠作家[J]. 中外文化交流,2001(12):46-47.
- [2] 王丽丽. 一曲殖民主义的哀歌[J]. 当代外国文学,2000(3):162-165.
- [3] 张冲,郭整风. 越界的代价——解读库切的布克奖小说《耻》[J]. 外国文学,2001(5):86-89.
- [4] 作从巨,范蕊. 三重主题及其完成:关于库切之《耻》[J]. 当代外国文学,2006(1):64-72.
- [5] 卫岭. 论库切小说《耻》的后殖民主义话语特征[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3):29-33.

(责任校对 朱正余)